

大仲马选集 昂热·皮都

叶 尊 吴丹丽译

OU LE LECTEUR FERA CONNAISSANCE AVEC LE HÉ
CETTE HISTOIRE ET AVEC LE PAYS OU IL A VU 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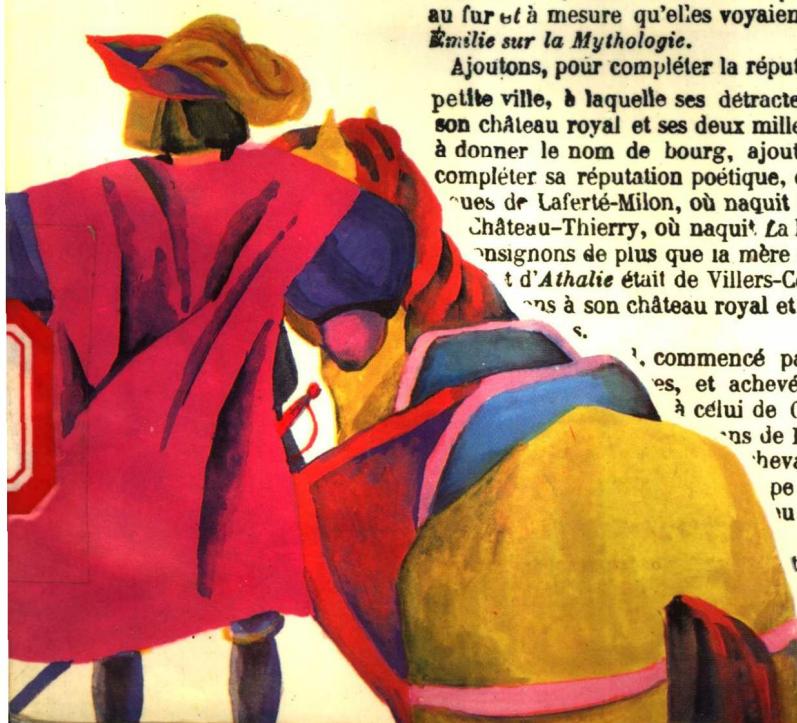
A la frontière de la Picardie et du Soissonnais, à portion du territoire national qui faisait partie, sous d'Ile-de-France du vieux patrimoine de nos rois, au sud d'un immense croissant que forme en s'allongeant et au midi une forêt de cinquante mille arpens, s'éleva dans l'ombre d'un immense parc planté par François Ier et Henri II, la petite ville de Villers-Cotterets, célèbre pour avoir donné naissance à Charles-Albert Demoustier, à l'époque où commence cette histoire, y écrivait tisfaction des jolies femmes du temps, qui se les arrachaient au sur et à mesure qu'elles voyaient le jour, ses *L'Emilia sur la Mythologie*.

Ajoutons, pour compléter la réputation poétique de cette ville, à laquelle ses détracteurs s'obstinent à donner le nom de bourg, ajoutons, disons-nous, pour compléter sa réputation poétique, qu'elle est située dans le pays de Laferté-Milon, où naquit Racine, et à hauteur de Château-Thierry, où naquit La Fontaine.

Ensignons de plus que la mère de l'auteur de *Le Cid* et d'*Athalie* était de Villers-Cotterets.

Ensuite à son château royal et à ses deux milles

de distance, commencé par François Ier, et achevé par Henri II, à celui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et à l'ancien château de Diane de Poitiers, héritier avec madame d'Orléans avec lequel il fut presque inhabité, fils Philippe II, qui descendrait du fameux rendez-



9513653



9513653

福州大学
图书馆藏书印

大仲马选集 昂热·皮都

叶 尊 吴丹丽译

7565.44

194



Alexandre Dumas
ANGE PITOU

本书根据 Paris, Calmann-Lévy Éditeurs 版译出

昂热·皮都

(法)大仲马 著
叶 尊 吴丹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375 面页 2 字数 686,000

1984年 7月第1版 1994年 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7-5327-1333-4/I·795

定价：22.70 元

(沪)新登字111号

目 次

上 卷

第一 章 故事的主人公和他的出生地.....	3
第二 章 姑母并不一定是一位好母亲.....	16
第三 章 昂热·皮都在他姑母家的生活.....	29
第四 章 一处用词不当和七个句法错误对一 个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50
第五 章 一个有着哲学家头脑的农夫.....	59
第六 章 牧歌.....	72
第七 章 腿长跳舞虽不好看，奔跑却很有用.....	85
第八 章 为什么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和两个法 警同时走进农舍.....	103
第九 章 在去巴黎的大路上.....	117
第十 章 在皮都走的那条大路尽头巴黎所发 生的事情.....	129
第十一 章 七月十二日到十三日的那天夜晚.....	141
第十二 章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到十三日的 夜晚所发生的事情.....	153
第十三 章 国王多么仁慈，王后多么仁慈.....	169
第十四 章 法国的三种力量.....	188
第十五 章 巴士底狱的典狱长德·洛内.....	200

第十六章	巴士底狱和它的典狱长	211
第十七章	巴士底狱	226
第十八章	吉尔贝大夫	246
第十九章	三角形	257
第二十章	塞巴斯蒂安·吉尔贝	270
第二十一章	斯塔尔夫人	285
第二十二章	国王路易十六	309
第二十三章	德·夏尔尼伯爵夫人	324
第二十四章	国王的哲学	337
第二十五章	在王后那边	346
第二十六章	国王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是怎样吃宵夜的	358
第二十七章	奥利维埃·德·夏尔尼	367
第二十八章	奥利维埃·德·夏尔尼	377
第二十九章	三人一台戏	388
第三十章	国王与王后	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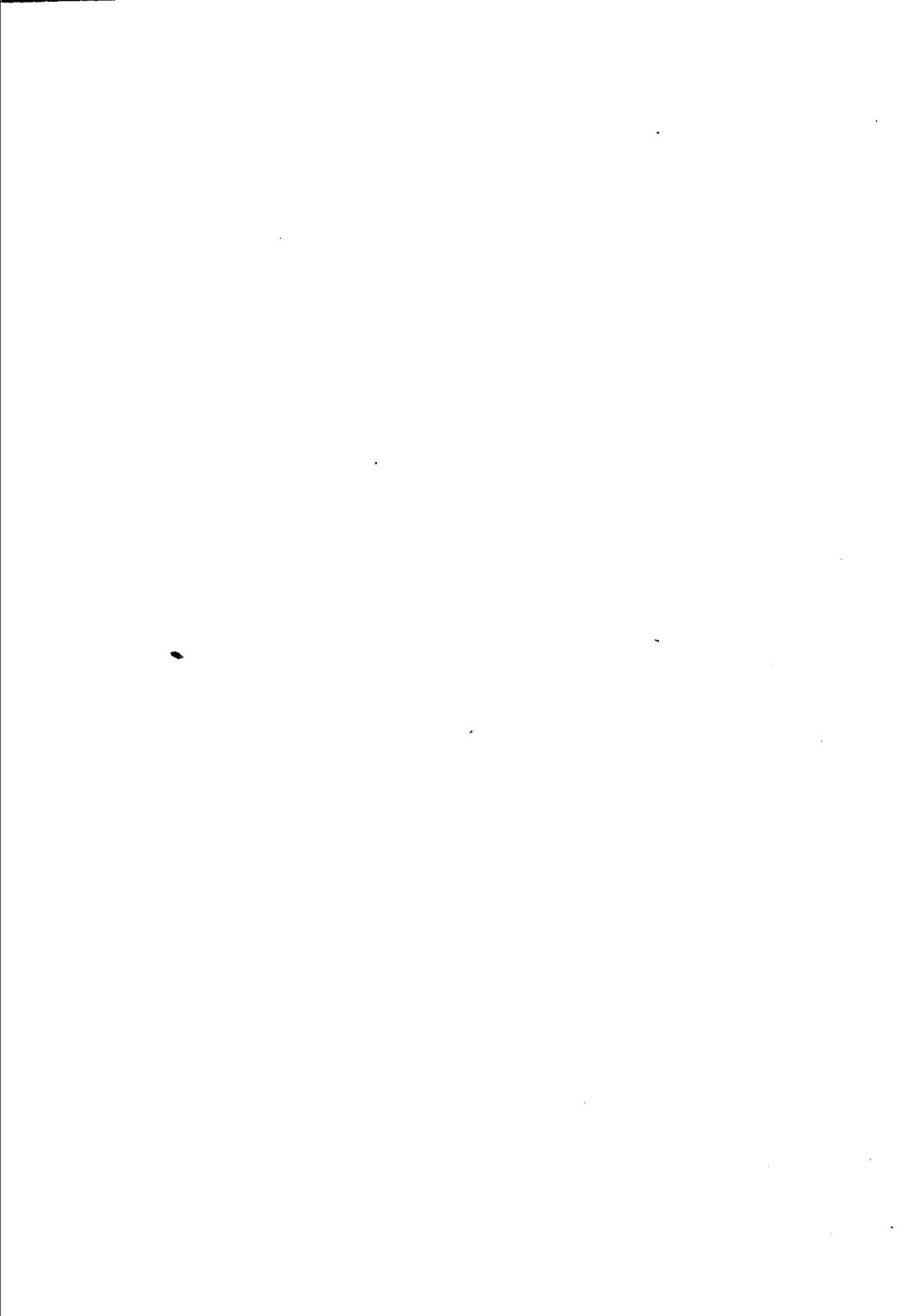
下 卷

第一 章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到十五日夜	
	同王后的思索	419
第二 章	御医	427
第三 章	劝告	448
第四 章	决定	457
第五 章	胸甲	468
第六 章	出发	479
第七 章	旅行	489

第八章	国王倾听市政官员讲话时凡尔赛发 生了什么事	500
第九章	返回	510
第十章	富隆	514
第十一章	岳父	525
第十二章	女婿	534
第十三章	比约开始意识到革命中不是一切都 是玫瑰色的	543
第十四章	皮特父子	554
第十五章	美狄亚	565
第十六章	王后想要的东西	572
第十七章	佛兰德兵团	578
第十八章	侍卫队的宴会	587
第十九章	妇女们参战了	594
第二十章	马亚尔将军	603
第二十一章	凡尔赛	611
第二十二章	十月五日	617
第二十三章	十月五日的晚上	623
第二十四章	十月五日到六日的夜间	630
第二十五章	清晨	638
第二十六章	乔治·德·夏尔尼	647
第二十七章	皮都和塞巴斯蒂安·吉尔贝出发、 旅行、抵达	655
第二十八章	皮都怎样为了一盘菜肴，就象以前 为了一处用词不当和三个句法错 <u>误那样，再次受到姑母咒骂，被</u>	

	她赶出门去.....	664
第二十九章	革命者皮都.....	676
第三十 章	比约太太让位.....	687
第三十一 章	皮都为何决定离开农庄回到他唯一 真正的故乡阿拉蒙.....	698
第三十二 章	演说家皮都.....	708
第三十三 章	密谋者皮都.....	722
第三十四 章	福蒂埃神甫体现君主政体的原则， 皮都体现革命的原则.....	734
第三十五 章	外交家皮都.....	756
第三十六 章	皮都凯旋而归.....	765
第三十七 章	克罗伊斯老爹和克罗伊斯石头，皮 都如何成为战术家和如何会有军 人姿态的.....	776
第三十八 章	卡特琳也要起了外交手腕.....	786
第三十九 章	蜂蜜与苦艾.....	794
第四十 章	出乎意料的结局.....	801

上 卷



第一章

故事的主人公和他的出生地

在庇卡底^①和苏瓦索奈^②交界的地方，也就是在我们国王的世袭产业，那片名为伊尔德弗朗斯^③的国土上，有一片五万阿尔邦^④的森林。这片森林向南北延伸，形成了一大片月牙形的绿洲，维莱科特雷^⑤这座小城就坐落在这片绿洲的中央，隐没在弗朗索瓦一世^⑥和亨利二世^⑦兴建的一大片园林的绿荫丛中。这座小城因为是夏尔·阿尔贝·德穆斯蒂埃^⑧的出生地而名闻遐迩。在我们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他正在那儿撰写《致爱米丽关于神话的书简》，以取悦当时那些美貌的女子，他的书简一出版，她们就争相购阅。

那些贬低这座小城名声的人，无视城里的王室的城堡和二千四百位居民，执意说它是个小镇。为了使小城的富有诗意的名声更加完美起见，我们想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为了使它的富有诗意的名声更加完美起见——它离拉辛^⑨的出生地拉费尔泰-米隆^⑩两里^⑪路，离拉封丹^⑫的出生地夏托-蒂埃里^⑬八里路。

我们还要加一句，《布里塔尼居斯》和《阿塔莉》的作者^⑭的母亲就是维莱科特雷人。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城里那座王室的城堡和那二千四百位居民。

这座城堡是由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兴建、后经亨利二世接手完成的，城堡上至今还保存着弗朗索瓦一世的蝾螈纹章，以及亨利二世和卡特琳·德·梅迪西丝^⑯的姓名起首字母交织而成的图案，四周还有狄安娜·德·普瓦提埃^⑰的三片月牙形家徽环绕着。骑士国王和德·埃唐普夫人^⑱，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⑲和艳丽的德·蒙德松夫人都曾在这里谈情幽会，可是自从路易·菲力浦亲王去世以后，城堡里就几乎无人居住。他的儿子菲力浦·德·奥尔良^⑳在改名为“平等者”之后，就把这座

-
- ① 底卡底：旧时法国北部一省，包括今索姆、瓦兹、埃纳三省。
 - ② 苏瓦索奈：法国埃纳省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主要城市苏瓦松是埃纳省一专区政府所在地，位于巴黎东北九十七公里。
 - ③ 伊尔德弗朗斯：法国古省名，位于巴黎盆地的中部，境内有大片风景优美的森林和法国历代国王兴建的许多宏伟城堡。
 - ④ 阿尔邦：法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一阿尔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 ⑤ 维莱科特雷：法国埃纳省一地区首府。
 - ⑥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515—1547)，人称骑士国王。
 - ⑦ 亨利二世(1519—1559)：法国国王(1547—1559)，弗朗索瓦一世之子。
 - ⑧ 夏尔·阿尔贝·德穆斯蒂埃(1760—1801)：法国作家。他写的《致爱米丽关于神话的书简》，尽管文体矫揉造作，在当时却十分有名，尤其受到妇女的欢迎。
 - ⑨ 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
 - ⑩ 拉费尔泰-米隆：法国埃纳省的一个市镇。
 - ⑪ 本书中的里均为古法里，每古法里约合四公里。
 - ⑫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 ⑬ 夏托-蒂埃里：法国埃纳省一专区政府所在地。
 - ⑭ 指拉辛。《布里塔尼居斯》和《阿塔莉》是他写的两个悲剧。
 - ⑮ 卡特琳·德·梅迪西丝(1519—1589)：法国王后，亨利二世之妻。
 - ⑯ 狄安娜·德·普瓦提埃(1499—1566)：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情妇。
 - ⑰ 德·埃唐普夫人(1508—1580)：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
 - ⑱ 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1725—1785)：奥尔良公爵，一七五九年丧妻后，一七七三年又秘密地和德·蒙德松夫人(1737—1806)结婚。
 - ⑲ 指路易·菲力浦·约瑟夫(1747—1793)：一七八五年他继承了父亲奥尔良公爵的爵位，大革命时改名为“平等者”，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但自己最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王室的城堡降格为狩猎时聚会的场所。

大家都知道，在奥地利安娜^①的次子^②和查理二世^③的妹妹英国的昂利埃特公主结婚的时候，路易十四^④曾赐给他弟弟一些采地，维莱科特雷的城堡和森林就是这些采地的一部分。

至于那二千四百位居民，我们曾答应读者也对他们提上一句：他们象所有有二千四百个人聚居的地方一样，芸芸众生，鱼龙混杂。

首先，有几位在附近城堡里歇夏、在巴黎过冬的贵族，他们可笑地摹仿亲王的样子，在城里只有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其次，是许多市民。不问天气好坏，每天可以看见他们拿着一把雨伞，在晚饭后走出家门去散步，他们通常总走到园林和森林之间的一道宽阔的沟渠前就止步。这道沟渠离开城区有四分之一里路，人称“哈哈渠”，这无疑是因为那些哮喘病患者发现自己走了一长段路并没有过于气急而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的缘故。

第三，是一大批手艺人，他们整个星期都在干活儿，只有到星期日才出外散步；而比他们境遇好的那些人却可以天天享受这份乐趣。

最后，是一些一无所有的穷苦人，他们连星期日都没有。他们受雇于贵族、市民甚至手艺人，干完了六天活以后，第七天便涌到大树林里，捡些枯木残枝。暴风雨把亲王的大宗产业，那些参天古树吹倒在阴暗潮湿的土地上，东倒西歪，因为对于

① 奥地利安娜(1601—1666)：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

② 指菲力浦·德·奥尔良公爵(1640—1701)：路易十四的兄弟，又称王太弟。

③ 查理二世(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

④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曾竭力扩张王权，加强专制统治，自称“朕即国家”。

暴风雨这个森林的收割者来说，橡树就是麦穗。

如果维莱科特雷不幸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城市，使得考古学家们对它十分关心，一直想来考证它由村庄发展成为小镇、由小镇发展成为城市的过程（这后一个变化过程，有人表示异议），那么，如同我们说过的，他们一定会记载下这样的事实：这个村庄是从修建在巴黎到苏瓦松的大路两侧的两排房屋开始发展起来的。接着，他们还会补充说，由于它位于一片美丽的森林边沿，居民们逐渐增加，这条大路和别的道路连接起来，象星光那样向四方辐射，通往其他需要和它保持交通往来的小村庄，它的另一头自然地汇集到一个中心，就是外省人称作广场的地方，广场周围盖起了村里最漂亮的房子，这样就成了一個小镇，广场中央造了一个今天装饰有四面白晷的喷泉。最后他们会考证出那个确切的日期，即在那座代表民众最初需要的简朴的教堂旁边，耸立起这座宏伟城堡的基石的日子。这座国王最后一时兴起建造起的城堡，象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起先是国王的行宫，后来成为亲王的府邸以后，今天已经沦为塞纳省一所凄凉可怕的乞丐收容所。

但是在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个时期，王朝尽管已经摇摇欲坠，却还没有象今天这样彻底倾覆。不错，住在城堡里的已不再是亲王，可是乞丐也还没有住进去。城堡里空荡荡的，只有看管城堡所必不可少的那么几个人住在里面，其中有看门的，管网球场的和小教堂的神甫，所以这座巨大建筑物的窗户，不论是朝向园林的，还是朝向另一个广场——人们很气派地称它为城堡广场——的，都关得严严实实，这更给那个广场增添了不少凄凉寂寞的情调，在广场的一头矗立着一幢小房子，对这幢房子，我希望读者会允许我们说上几句话。

可以说这是一幢只看得见它背面的小房子。然而它的背面，却象有些人那样，代表着它最美观的部分。原来，这幢房子正面朝着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苏瓦松街，临街开着一扇笨重的拱形门，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倒有十八个小时阴沉沉地关闭着。可是它的背面却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因为背面是一个花园，可以看见花园里的樱桃树、苹果树和李树的树梢伸出墙来，在一扇开向广场用来出入花园的小门两侧，各有一棵百年老槐树，每逢春天时节，这两棵老槐树的枝桠，就仿佛从围墙上面伸出来的胳膊，在它们树荫覆盖的地面上，撒下芬芳扑鼻的花朵。

这幢房子是城堡里小教堂的神甫的住宅。神甫主管着领主的教堂，虽然主人不在，大家还是每星期日去教堂里望弥撒。神甫还开办了一所小学校，由于一种特殊的恩典，这所学校有两笔助学金，一笔可以授予一个学生进普莱西学院就读，另一笔可以授予一个学生进苏瓦松神学院学习。不用说捐赠这两笔助学金的，当然是奥尔良家族。神学院的那一笔是摄政王的儿子^①设立的，学院的那一笔是亲王的父亲设立的。所有那些做父母的都对这两笔助学金很眼红，学生们却感到很丧气，他们认为就因为这两笔助学金，他们每星期四得完成额外的作业。

话说，在一七八九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四，天色黯淡，一场由西向东的暴风雨把天刮得阴沉沉的。上文说过的那两棵茁壮挺拔的老槐树已经脱去了它们嫩绿的春装，树上一些被初夏的热浪蒸黄了的小叶子被风刮了下来。四下里一片沉寂，只有那些偶尔在广场坚实的地面上盘旋打转的落叶沙沙作响，还有一

^① 指路易十五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1673—1723)的儿子路易，他在一七二三年继承了奥尔良公爵的爵位。

只大麻雀追逐着贴地而飞的苍蝇在吱吱尖叫。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城里的灰色尖顶钟楼上的钟敲了十一下。

霎时间，一片欢呼声响了起来，好象是由一整团枪骑兵发出来的，同时还伴有一阵隆隆声，听起来就象雪崩时崩坍的冰雪从一块块岩石上倾泻下来一样。两棵槐树之间的那扇门打开了，或者不如说是冲开了，一群孩子象激流似的涌了出来，跑到了广场上，在那里几乎立刻便组成了五六个欢天喜地、吵吵闹闹的小团体。有些孩子围着一个圆圈，圈内关着陀螺，他们正在玩陀螺游戏，另一些孩子用粉笔在地上画了方格，正在玩造房子；还有些孩子面对许多挖得很整齐的小坑，看他们推出去的球落在哪个坑里来决出输赢。

四周的街坊有几扇窗子朝着这个广场，他们把这些孩子称作捣蛋鬼。在这些贪玩的学生——他们通常总穿着膝盖处磨出窟窿的裤子，胳膊肘那儿破了的上衣——逗留在广场上嬉戏时，可以看见那些被称作懂事的学生的孩子，离开大伙儿，提着书篮，迈着慢吞吞的步子，恋恋不舍地由不同的道路各自回家，家里等着他们的是涂着黄油或果酱的一片片面包，那是因为他们放弃玩耍而特地用来奖赏他们的。根据一些妇女的说法，他们必然是使父母感到快慰、引以为豪的宝贝。他们一般都穿着比较象样的上衣和几乎无可挑剔的裤子。这一点，再加上他们倍受夸奖的文静举止，使他们受到了衣着较差、尤其是没有他们那么循规蹈矩的同伴的嘲笑，甚至憎恨。

除了我们分别指出的贪玩与懂事的这两类学生外，还有第三类，我们管他们叫懒惰的学生。他们几乎从不跟其他的孩子一起走出学校，既不去城堡广场上玩耍，也不回家，因为这类倒霉的学生几乎总是给留在学校里，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同伴

做完翻译作业^①在玩陀螺或者吃面包的时候，他们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面对课桌，在课余时间，做着他们在上课时没有完成的翻译作业，要是他们的过失严重，除了繪留下来以外，还需要动用枝条、戒尺或皮鞭等作最严厉的处罚。

如果有人顺着学生们刚走出校门时走的那条小路走回到教室里去的话，那么在走过果园旁一条隐蔽的小路后，他就会走进一个用作校内操场的大院子。一走进院子，他就会听见楼梯上面传来一个响亮而顿挫有力的噪音，这时一个学生（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不得不把他归入第三类，也就是说懒惰的一类）飞快地跑下楼梯，一面耸动着肩膀，就象驴子想把骑在自己身上的人摔下来，又象那些刚刚挨了一鞭子的学生想要消除痛苦一样。

“啊！你这不信上帝的家伙！你这被逐出教会的小鬼！”那个声音说。“啊，你这个小坏蛋！去你的吧，给我滚！Vade, vade!^②别忘了我已经忍耐了三年啦，可是有些家伙竟然坏得连圣父也失去了耐性。今天一切总算结束了，全结束了。带着你的松鼠、你的青蛙、你的蜥蜴、你的蚕子、你的金龟子，滚到你姑母家去，滚到你叔叔家去，如果你有一个叔叔的话。滚吧，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我见不到你就行！vade, vade！”

“哦！我的好福蒂埃先生，请您原谅我，”那孩子仍然站在楼梯那儿，用哀求的声音回答说，“为了一处地方用词不当，为了几个句法上的错误，象您那样说的，就值得发这么大的火吗？”

“一篇二十五行的翻译作业里，竟然有三处用词不当和七个句法错误！”先前那个怒气冲冲的声音更为响亮地回答说。

“今天是这样，神甫先生。我承认，星期四一向是我倒霉的

① 指把拉丁文译成法语、把法语译成拉丁文的翻译练习。

② 拉丁文：滚开，滚开！

日子。可是万一明天我的翻译作业做得好，您就不能原谅我今天的不幸吗？说呀，神甫先生。”

“已经三年啦，每到做作业的这一天，你就向我重复同样的话，你这懒骨头！考试定在十一月一日，而我呢，在你姑母昂热利克的请求下，一时心软，同意你去投考今年苏瓦松神学院的那笔助学金；看到我的学生不被录取，听见人家到处说：昂热·皮都是头蠢驴，*Angelus Pitovius asinus est.*①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人。”

为了使好心肠的读者一开始就给予昂热·皮都理应受到的关心，我们得马上说，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福蒂埃神甫刚才把他的姓名那么别致地拉丁化了。

“哦，我的好福蒂埃先生！唉，我亲爱的老师！”那个学生绝望地回答。

“我，是你的老师！”神甫喊着说，这个称呼使他感到很丢脸。“感谢上帝！我不再是你的老师，你也不再是我的学生了。我不认你这个学生，我不认识你，但愿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不许你提我的姓名，甚至也别向我行礼。*Retro!*②可恶的孩子，*retro!*”

“神甫先生，”不幸的皮都坚持说，他似乎为了一项重大的利益不肯和他的老师闹翻。“神甫先生，我请求您，别为了一篇不好的、有错误的翻译作业就不再关心我。”

“啊！”神甫听到最后这个请求勃然大怒，大声嚷道，一面走下头四级楼梯，昂热·皮都以同样的动作走下末四级楼梯，出现在院子里。“啊！你连翻译作业都不会做，还要强词夺理；

① 拉丁文：意思和前句的译文相同。

② 拉丁文：走开！